

越縵堂日記

第四十冊

荀學齋日記戊集上



光緒九年癸未三月二十一日辛丑晨及上午時有小雨竟日輕霧
晦卿俱以昨醉極樂寺辭飲 傍午詣崇效寺漱雨厭塵緣野如拭
葦蘿瓦屋時出好花抵寺漸晴玉梨紛棣香溢一院粉柰作花尤為禮
艷經樓紅映麗矯彌增歎大已至仲後心雲桂卿次弟而來共讀青松紅杏
卷飲于靜觀堂飯畢已起寺鐘復坐花下取卷尾題數字忘游迹復先去日
晚回車至榔湖游聖安寺寺亦前年新修者興作未已殿前有瑞像亭前後海棠
丁香高樹八九株作花正繁絢桃一樹尤稱豔絕殿壁有舊績獅象頗壯麗
西側一院甚精繁花樹楚以迫暝莫不及向畱而歸是日春食清游最佳
諸君復為極樂寺之游期以二十五日計寺坐錢古千角金實十二千零半十千半錢十千

部
郵
鈔

上諭前據游百川奏察看黃河的擬辦法繪圖至覽游百川陳士杰奏查明黃河
下游情形各一摺當經諭令再行通盤籌畫會同安議詳細具奏茲據奏稱擬
築繩隄藉資保障開築驛馬頰河以分水勢並擬開濬小清河及遼陽室礙
難行各摺片著戶部工部速議具奏摺三件片二件圖一件併發

太常寺少卿白桓為長僕寺卿

二十二日壬寅晨及午晴暖而地潮下午風大
雨小雨閣晚密雨旋止

心雲來 馬蔚林來 曾君表來 鍾仲龢來 午
詣汝翼賀其弟娶婦 又答拜數客陪李子鈞風起而歸
臣齶腫痛不食多臥閑十國春林吳越楚閩荆南北漢訖
丹車錢五千庸僕組圓錢五十

郎鈔

降調予都侍郎崇禮為光祿寺卿

二十三日癸卯晨小雨竟日霽有風午後晴微晚風甚
攝荷謝客多臥磨子磧來 緇子蘆來 呂表來 晚霞紅甚強起至新浴小
圃觀之 閩十國春林吳及南唐志伊以杭人遠惜其之見而吳誠為故國

頗有幾氏而薄南唐凡各國眷殊於它國君皆直傳姓名惟溫吳越則傳某王
已自亂其例於南唐從五代史記之謬說以烈祖為妄祖吳王恪三戚之名皆有
司偽誤予已於藏豐丙辰日記中論之至引劉恕十國紀年謂烈祖曾祖超祖志
乃與徐溫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每舊新五代史馬陸南唐書皆不載徐溫
先世名劉氏不知何所本且其名果出偽誤豈難別取二字何必故園以自彰其缺
當日良臣其極至此豈情理所有此不辭而明若矣

二十四日甲辰晴下午風 得蔡松甫書并章碞卿所刻叢書南江札記等
十冊印復 得後夫書問明日極樂寺之游復以花時已過此飲遂罷 黃硯
芳峯來三次見之為其尊人蔚亭同年明年七十赤壽暉壽聯且攜金匱鄧
石癯秀才濂書言平生最服膺者會稽李越縵先生詩文詞實當代第

一惜不得一見乞以佳紙請書近詩數首朝夕縚誦以當晤對聞秀才年少
工詩書法亦佳近為甯波宗太守幕客固近時之後也 閱羅昭諫謠
書亦韋顧卿所刻若據海鹽吳氏惠谷叢書本重翻凡五卷尚少誤字前後
有昭諫自序及宋人方虛谷跋明人錢叔寶跋免牀跋其書乃懿宗咸通八
年丁亥畱京師時所次雜文明年戊子落第赴江東又一年己丑以徐賊龐勛甫
平詔罷科舉因復序而行之曰謠書若自謂用其文以因序此於自謠其命名之
義已淺所次論說雜出間以韵語大率憤懣不平議古刺今多出新意頗以薪
削自喜而根柢淺薄篇幅短陝所識不高轉入拙俗此晚唐文辭之通病余嘗
謂國之將亡江湖派出故唐宋元明之季皆各有一江湖派為山林野峭反淳淡
之人所託而唐末最詭瑣故五代之亂最甚文章之微運會空不信哉世人偏些

明季天專以江湖派識宋人非知言者也昭諫文於當時猶為近古其與招討
宋將軍書謂宋故也責其養賊釀禍謂行酷於尚君長王仙芝解甚峻厲謂
追癸巳日詔疏言用水器鑪香蒲葆絳福致坊市外門為禳旱舊法不足恃
其首自侮曰歲貢殿臣二文盜皆私縱為之逃走見其心存君國後之請討賊
溫志節皎然其說在烈士記石孝忠椎倒淮西碑為李淳公紹功得召見於
甲子年事記大和中張谷歌姬李新聲勸谷去劉從諫為谷所縕死而事
為後人言史若所取其風雨對家室遺意三帝所長謂免教夏商二帝
謂桀伊尹有言後雪賦荆玉魏詩市賦二工人語書馬嵬驛
迷樓賦弔崔縣令凡十三首皆可觀文共六十首錄二首又兩同書二卷亦昭
諫誤上篇五末皆引老子曰下篇五末皆引孔子曰惟第十篇與孔子曰蓋有脫文其旨以為是與

儒同歸也亦章氏所刻叢書之一 訂大來 著雨

師鈔

上諭光祿寺少卿延茂奏八旗舉人請准以六部筆帖式用廷由舉人分部之筆帖式
例准就據大挑各摺片著吏部議奏

記此次會試取中三百十六名浙江得二十四名

舉子不及五千人山東不及二百人而得二十一名謂極寬
浙江不及晉人較之往常亦為寃矣

二十五日己竟日密雨頗涼 紫藤花開 閱師氏晉潤南江紀詒卷一論春

朱左氏傳卷二儀禮正誤三十四條皆獨鄭本之誤禮記一條三禮論天帝郊丘之祭

七條亦皆駁鄭君說其辭頗疎卷三論孟子蓋即其孟子正義之槩本卷五史記九

條漢書七條後漢書三條三國志四十九條五代史十七條宋史四十六條南江經史之學
皆深然吾越學派皆不為鄭氏家法雖質如南江亦儻以高賓為非也 晚雨一更

益密有聲

二十六日丙午晨霽上午晴頗蒸溽傍晚有風寒涼

閩南江札記此書

於於於詳讀一編今閱之尚多未能洞悉可知二年來學漸寸進也 章硯舫

書來以其尊人所刻畧書種閻集四種見詒焉董忠瑞公年譜三卷黎洲先

生年譜三卷五緯捷壽四卷測地志要四卷

課扇組地種花苗 未荅來

金忠甫來俱來商庚午同年國拜事 閱董忠瑞年譜過往求蘇頤病

蕪雜 夜二更後雨作

二十七日丁未晨大雨上午漸霽竟日霽涼如深秋 痘瘍不能食 寫單

約曾君表李子筠辛丑舟主醉香孫鏡江田杏邨及光甫梅卿諸君三十日為

送春之餘 作書致鏡江質其送知江西宜春縣得復 沈子培來言同

年虜謀麟太師母八十壽序久淡而去 猶幼來 舉牘來言其配薛宜
人病風 午午西北風甚勁而寒覺小憇不快 聞法蘭吏必欲滅越南又
增兵往矣李高陽主中外機密日下兵部發急遽詢李令肥闇尚書攝兵部
不知所處分何事也又聞陳國瑞以長年除夕病卒於黑龍江戍所署將軍文緒
奏報已至國瑞曉將亦忌可惜國瑞前年俄東之警有疏薦之者 廷旨下是
龍江將軍定安察看定安奏言可用時曾國荃並駐山海關 詔詢其狀令
的度差遣曾疏言其跋扈不可制遂罷 國家欲辦夷事非得如國瑞及
田興慾者數十奮不顧死之戰將但今日為丁壽昌劉秉琳請祠明為孝鶴章
吳毓蘭請傳淮肥帝并蓋多祖立恐終坐視屬國之警食漸及於我也大名
近日湘人已故強弩之末淮人更寡氣不足用

邸鈔

上諭
崇琦奏查辦案內應訊職官延不到案請旨飭催一摺河南候補知府劉光焜係查辦吉林事件案內應訊之員前經崇琦咨提迄今尚未到案殊屬玩弄著直隸總督河南巡撫飭令沿邊地方官嚴催迅赴奉天聽候質訊如尚未起程即著河南巡撫派員解往毋任逗留

二十六日戊申晴半霽下午大風涼甚

閩南泉州小集宋人陶弼所著弼

字商翁永州祁陽人

官至原州團練使

事蹟見宋史本傳詩僅一卷七十三首小有風致如落照

懸漁市孤煙起戍營

秋日登南城臺

月天高寺影長雨一橋聲

東樹色遠分楚江

聲未出巒

陽朔縣

花露生微水松風落架書

羅秀山

瀑布聲中窺案牘女蘿

陰裏勸桑麻

題陽朔縣舍

兵遂遠人還海界更申遙客入津橋

天涯亭

一區海上

神仙宅數曲人間水墨席

閩安城長寧知邊計菌首花中閩水兵安城即事皆

不來為佳句也此亦章氏所刻 得米客生書言庚午漸獨同年至者半

四人 得段夫書印復 得曾君表書屬書楹帖 作者致金忠甫

晚風止課童僕株藤花架 閩南江札記其論三國志四十九條皆直錄義門

讀者記蓋邵氏過錄所閱書上後人誤掇入之

庚辰同年李沛琛子母憂送莫分四千

二十九日乙酉晴自辰至未北風狂甚而寒晡後稍止漸覺龢緩 閩府

文三國志注證遺為補訂七條 殷萼庭之長師士歲詒以湖綢衫裁一領荷

包一對杏連袋繚夾袋各一枚及因桃饅頭各一合張姬往赴其姪人飲席

得沈子培書行庚午同年沈子美奉寶兄弟絕寄若農師銀四兩即復行饋予

培桂花越茗一餅 得孫毓江書約四月二日夜飲 得金忠甫書遂罷國

拜之議 作書致蔡朴甫還章氏所刻書 晚過毅夫築

仰臥室題詩六首

師鈔 盛京工部侍郎 興恩素病難遠墮懇請開缺

詔
興恩准其開缺回旗調理

左春坊左贊善霍穆歡升左春坊右中允御史李肇錫升兵科給事中
三十日庚辰正初一刻九分五更四月節晴暖 始見楊花 第頭

毅夫來午後偕出近坊聞宮角晚歸 嘉興王相漸來為趙桐孫送函
件即轉交梅卿 晚偕毅夫諸聚寶堂諸君次第至主客十人左觥交
飲至三更後歸君表再招歡解之自客車一千酒保賞六千車六十 是日以僧

蠟故事稱身重五十七斤 家人送吾臥牀置東 得毅夫書

夏四月辛亥朔晴數霽

幕施盤開

袁寔灌園

陶蘆鳩援

鶴堂筆記蘆鳩之論更有鑒裁與義門讀書記同一家法雖考核之精不及後來錢竹汀此詁訓之通不及後來王石渠氏然簡絜足自成一家
夜洗足

邵鈔

白閣學士何先丹為盛京工部侍郎

祖甘肅西甯鎮總兵何作霖雲南普洱鎮總兵王東發貴州古州鎮總兵江忠朝
均開缺送部引見

祖江蘇常州府知府吳啟湖南寶慶府知府蔣常垣雲南普洱府知府孫達源
永川府知府蔡元慶均開缺送部引見

上諭錫珍奏請將已革侍郎寶廷棄職錄用湖北荆宜施道于蔭霖改用京秩等

臣前因寶廷尚虧敢言是臣不承超擢簡授侍郎乃於差次不知檢束自蹈愆尤
蒙照部議革職實屬咎有應得至獲咎人貢棄瑕錄用其權操之自上錫珍何得
為乞恩于蔭霖以京察一等簡授道員正所以資歷練朝廷量材授職京外皆頤
得人所請改授京秩亦屬非是錫珍著傳旨申飭

上諭禮部代遞郎中吳恂奏疏濬黃河啟陳管見一摺著戶部工部歸入游百川陳
杰前奏各摺片一併速議具奏

初二日壬子多雲間晴 設几藤花下讀三國志 作書致汝翼問其疾 作書致來妹問其夫人病
還三國志繪遺

狀 潘伯馴來 陳書至來言其母夫人及子女三人明日南還 貨泉來

辭行 印緋局送來前月公費銀六千八兩七錢五分 孫曉江來催款

夜詣上虞館書至家送行以番銀兩圓為其次女助妝飾即赴曉江之
約惡客滿坐甫入門即反走驅車歸 夜乘動

初六發丘霧午敍見日 坐藤花下閑兩漢金石記吳禪國山碑文中

丞相沈兩見其紀歲曰晦蒙協洽曰柔兆混灑則孫皓之天冊元年乙未天璽元

年丙申也所載太尉璆為國璆大司空朝為董朝兼太常處為周處執金吾脩為

賸脩屯騎校尉悌為張悌等其人多可致惟沈與大司徒燮不知何姓故吳自建衡

元年戊辰正相陸凱卒鳳皇元年壬辰左丞相為武平王天紀三年六月號書以軍師張

悌為丞相長凱之卒乙卯年歲之卒亦六年中間不應竟不置相雖大司空朝吳志作張

司徒董翹葬庚之太常亦是兼官

吳起無司徒當作空

則大司徒變亦疑非實授蓋以封禪

禮重故皆假重職行事然沈既辰首其文又兩見卷之闕佚者多矣至時因臨平

湖出青石而改元天聖又因陽

應山

文

詔明牛

羊其封陽袤石室乃合諸瑞而封禪國山以表其盛更不言封山日月其上云秋

月若乃繫京下督孫楷降晉之事陳氏於此不接書應陽石文其事自在八月以後

下又連後又吳興陽袤山有空石云時甫改元天聖故碑言柔兆溫灘之歲鉅若

上天紀號天翻用彰明命正相沈寧以為宜先行禪禮也志系此事於天聖元年

與碑文合而吳山夫吳撫客皆自生葛藤草疏亦不能辨析遂游移其辭耳

心雲來 故夫來 是日所蓄一鵠亦已六七年矣本欲埋之姬侍輩以為禽

牲宜烹宰之免罪過因賦僕婦等凌次仲有產鴻銘所為奪人之腹以予餽

謂

帳